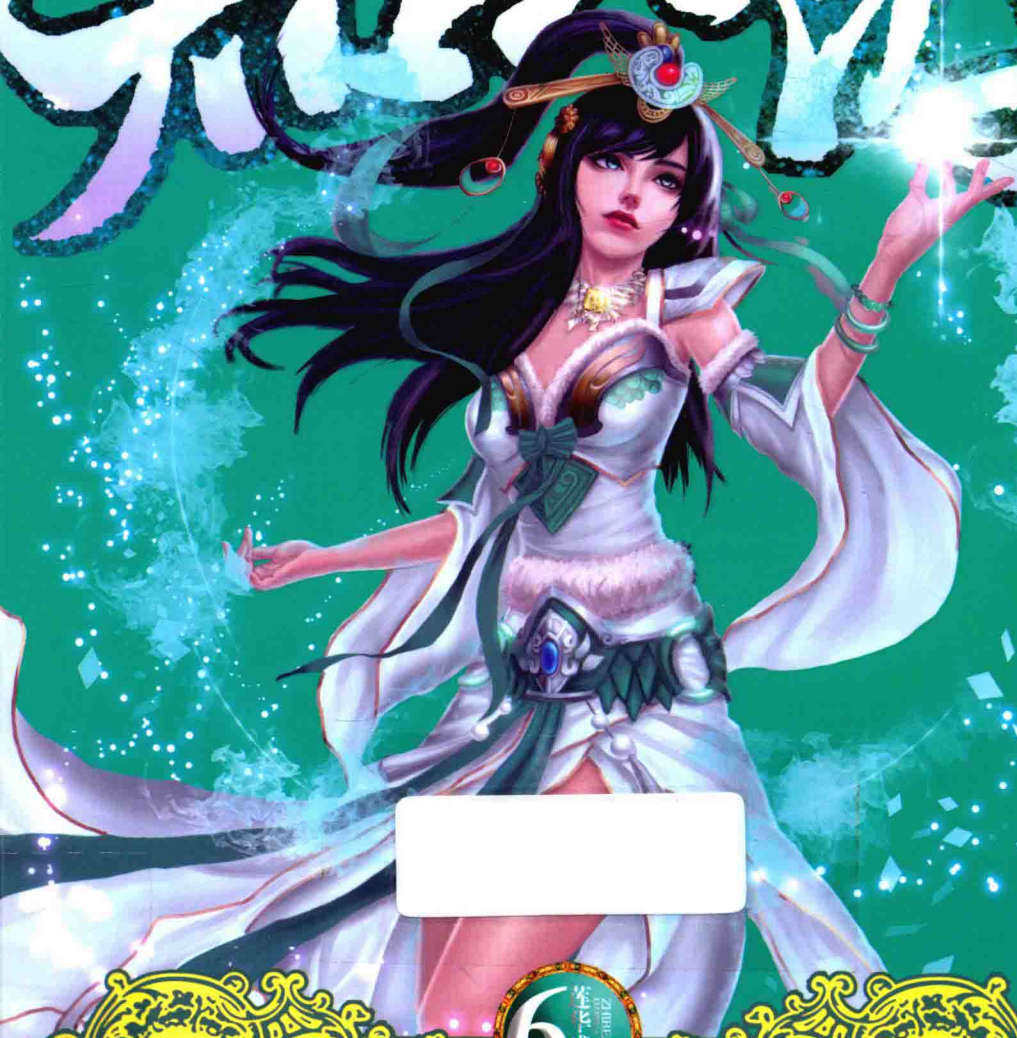


洛水◎著
Luoshui ZHU

知北游



史上最好看的热血幻想小说

看过根本停不下来！

幻想作家洛水封神之作《知北游》首推献礼

嬉皮小混混踏入神秘北境，冒险环环相扣，危局一触即发！

我虽然是个小混混，却不甘认命；北境霸主路，由我不由天！

这辈子，我绝不卑微地活着；只要永不言弃，我就能战胜自己的命运。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洛水◎著
LUOSHUI ZHU

知北游

6
莲华盛会

ZHIBEIYOU LIANHUA SHENGHUI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北游. 6, 莲华盛会 / 洛水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61-1231-9

I. ①知… II. ①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871号

知北游. 6 莲华盛会

著 者 洛 水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郭 平

特约编辑 施俊杰

封面设计 罗 艳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231-9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百四十六章 草木皆兵	001
第一百四十七章 魂器之光	020
第一百四十八章 知微，知微，知微	034
第一百四十九章 飘香河底	050
第一百五十章 誓死效忠	070
第一百五十一章 阳谋	084
第一百五十二章 生与死	107
第一百五十三章 天精入侵	127
第一百五十四章 心镜	145
第一百五十五章 摧枯拉朽	167
第一百五十六章 拯救灵宝天	182
第一百五十七章 激战黄泉天	199
第一百五十八章 血战鲲鹏山	212
第一百五十九章 复仇	236
第一百六十章 再无他物	253
第一百六十一章 道之圆满	272
第一百六十二章 超越知微	285
末章 尾声和尾生	295

第一百四十六章

草木皆兵

追杀声透过厚重绵密的雨幕，从后方隐约传来。

黑压压的荒野仿佛也随着风雨大肆咆哮，地面似在旋转，灰绿色的蒿草像剧烈晃动的浪头，一波波涌过来，令我头晕目眩，方向莫辨，而眼皮也越来越沉重地往下耷拉，昏昏欲睡。

我用力闭了一下眼，再睁开，眼前一阵阵发黑，太阳穴突突直跳。先前脏腑痛如刀绞，现在麻木得失去知觉，浑身的骨骼、肌肉几近支离破碎，似乎会随着落下来的雨点一块块掉落。

我掏出大把丹药吞咽入肚，知晓自己快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此际唯有凭借意志苦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咬牙在乱石野草遍布的荒野兜了个圈子，迂回绕到了锦烟城的北面。

短短十几里行程，几乎耗尽了我残余的力气，冷雨顺着发梢淌落，流到嘴角，又苦又涩。我急促喘息着，从草丛里踉踉跄跄地走出。涛声澎湃的浣花江横亘在前方，顺流而上，便是北上澜沧江的方向。

“惧”裹住我，投入了跌宕奔涌的江水中。我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了，忍不

住合上眼。江水冰凉刺骨，伤痛疲倦一下子涌上来。

如果有一间干燥的木屋，如果有一堆温暖的篝火，如果有……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强烈的剧痛将我从昏睡中扯醒。呼啸的江水正冲过一处狭窄的险滩，激流汹涌，撞在错落耸立的礁石上，轰响不断。我随着一个浪头抛起，猛地落下，背部再次撞上礁石，痛得身体不自主地抽搐。

此时天已大亮，但大雨仍旧下个不停，毫无减弱之势。绞杀还在耳孔内昏睡，没有苏醒的迹象。我从裹挟的江波中奋力抽身，爬上滩岸，极目四望。

两边是低矮的丘陵，翠绿的林木和黄褐色的土坡交杂相间，犹如一块块花格子地毯。高处不时有雨水卷着泥石顺坡流下，汇入江水。翻过丘陵，则是一大片姹紫嫣红的果林，果林四周稀稀疏疏地分布着一些房舍。

“你昏睡了三个多时辰。”神识内，月魂关切地道，“赶紧疗伤吧，这里离锦烟城已经够远了，追兵不可能再找来了。”

我大致辨别了一下方位，问道：“此地相距澜沧江还有多远？”

“以你的速度，大概要七天的行程。”月魂答道，随即露出讶然的眼神，“你莫非还要……”

“看伤势恢复的情况吧。如果可以，我还想在沿途截击一次公子樱。”我目送着江水一路奔远，语气平静地说道。

由此地往北，有几处是赶往澜沧江的必经之地。公子樱伤势不轻，一时间难以痊愈。为防不测，他至少要在锦烟城休整一到两天，才会上路。

我大可以在途中频频伏击骚扰，令他草木皆兵，疑神疑鬼，自然又会拖延他一两天的行程。加起来估算一下，天刑应该比公子樱早上五天到达澜沧江。

五天时间，足够吉祥天的大军全力发动猛攻了。

“现在的你，已完全有资格成为我的主人。”螭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叹道：“当你在心中彻底抛掉对地脉法阵的侥幸，也就冲破了进入知微的最后心念阻碍。恭喜你这小子了，只需法力进一步提升，你便可迈入知微，成为站在北境最高处的那几人。”

月魂露出欣慰的笑容：“无畏无惧，百折不挠。知微固然是洞察全局毫末的道境，但也是一种忘却生死的信念。”

信念吗？我顶着风雨爬上丘陵，一面寻找落脚的地点，一面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你向来敢拼命，不怕死。可是不怕死不等于忘却生死。”月魂继续解释道，“为了红颜不怕死，为了自救不怕死，充其量只是热血的情怀、顽强的意志。虽然高人一等，但也只是高一等罢了。因为血有时会冷，志有时会丧，生死仍然存于你的心中。所以这并非信念。”

“所谓信念，是不假外物，不浮人事，不虑得失，不究对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全身遍布创伤，灵台却如明镜不染。与公子樱连番死战，令我彻底醒悟，生死只是超越生命极限的一种手段，而非执着的目的。

我从未像现在这一刻般对知微通透了解。当生命拥有信念，便达到了某个极限，这便是知微。

在坡腰处，我找到一个狭小的兽洞，用螭枪拓宽挖深之后，钻了进去。

盘膝端坐，我开始细察伤势。

尽管在江水中昏迷了几个时辰，但生胎醴仍旧自主运转，不停歇地修补脏腑，所以内伤不但没有加剧，反而不断趋向好转。一些断裂的经脉、骨骼已开始续上，内脏的破损也弥合了好几处。

但这伤残之躯长时间泡在水里，也导致外伤更严重了，大量血肉腐烂，渗出黄白色的腥臭脓汁。

我咬着牙，一点点刮掉腐肉烂疮，挤出脓血。又从如意囊里摸出药草，捻碎成粉末，洒在伤口上，用布条紧紧包扎好。辛辣的药粉刺激血肉，痛得我额头直冒冷汗，我旋即又吞下几大把丹药。

一日后，我外伤尽复。

没再多做休整，天蒙蒙亮我便启程，沿着浣花江一路疾飞，赶往北上澜沧江的必经之地——沉仙壑。

江岸两边，时时可见村舍错落分布，许多房屋是新建成的，砖瓦还未来得及铺砌，裸露发白的新木椽子被连续的豪雨打得铿锵作响。

自从红尘天被魔刹天入侵，一部分人疯狂涌向繁华热闹的大城池，另一部分人反而向荒郊野外聚集，建立避世隐居的村落。

远处的村舍，有白发的老翁正冒雨修葺屋顶，一个小猫妖背着茅草堆，嬉笑着跳上屋顶，老翁亲昵地抹掉猫妖脸上的泥水。

“如果你能成为魔主，”月魂望着一人一妖弯着腰，把厚软的茅草一点点

铺满屋顶，认真地道，“那就是我对魔主的期望。因为对大多数平凡的生命来说，信念太遥远，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简单而快乐的家。如果你还是楚度，在你们成为魔主的路上，会毁掉很多人的家。所以在将来，你们都要，也必须为他们修补。”

我沉默良久，猫妖和老翁相视的笑容飞速远逝，淹没在大雨中。雨水兀自下个不停，低洼处已被水填满。

这是极其可怖的天兆，我预感到暴雨会持续很久。

再往前行，村舍渐渐稀少，临近沉仙壑，已经人迹罕见。这一带是红尘天罕见的险峻地势，江水从狭窄的峡谷间呼啸冲过，四面高崖绝壁，刺天蔽空，其上古树老林，阴晦森森，隐隐传出野兽暴躁不安的长嚎。沉仙壑便卧于这片恶峰险壑深处，远远望去，只见烟气沉沉，一道道青黑色的毒光从深不可测的壑底喷射而出。

此地位于锦烟城与澜沧江的中段，以我的速度，大约三日即可抵达澜沧江东岸。我飞落下来，仔细探察完周围的地势，将空空玄给我的一堆宝贝沿途布置妥当，然后跃上一处高绝崖顶，在藤萝缠绕的巨石下坐定，耐心等待公子樱的到来。

弦线以我为中心，向天空辐射而去，遍布数里范围，随时监视空中的一切动静。在我摊开的掌心上，平躺着一只滴溜溜转动的奇异眼睛。我轻轻划破手心，鲜血渗入奇眼，眼睛眨了眨，随即从明澈的瞳孔内呈现出沉仙壑周围的一幕幕景象。方圆百里之内，哪怕是一只飞过的蚊子也会被它捕捉到。

我掏出一把药材塞入嘴里，生之胎醴仍旧在修补脏腑的伤势。虽然绞杀还未苏醒，但我此时已不在乎暴露身份，决心施出所有法术底牌，和公子樱全力较量一番。

两日后，公子樱的身影出现在奇眼中。

我冷静地望着他不断飞近，身如磐石，纹丝不动，一直目送着他飞过头顶上空，渐渐远离。

半个时辰后，公子樱又飞了回来。

这是我从空空玄那里敲诈来的法宝——鬼打墙在起作用。鬼打墙是一种暂时扭曲空间的宝物，能使人迷失方向而不自知。公子樱看似往前直飞，其实只是在

绕圈子。

但鬼打墙对知微高手显然不管用，公子樱很快发现了不妥，不再盲目前行，身形停滞在半空，目光敏锐地四下扫射。

“不知哪位朋友盛情相邀，还请现身一见。”公子樱落在一处峰头，清朗的声音覆盖了沉仙壑的每一处角落。

我不动声色，冷眼旁观。

碧绿的刀光从公子樱手中绽放，无数光点向四周迸射，犹如活物般钻入山林。片刻后，公子樱的目光忽然投向东南方一处危壁，一点黛眉刀倏然斩出。

螭枪化作一道赤红的烈焰喷薄而出，在空中截住了刀光。我大笑着跃向半空，螭枪拖着流光回到我的手中。

枪尖一抖，我遥遥指向公子樱：“小白脸，别来无恙？”

公子樱微微蹙眉，一点黛眉刀化作碧芒旋绕周身，与暴烈如火的枪势对峙。

“林飞？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摇摇头，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回去吧。”公子樱凝视了我一阵，忽而长叹，“我不想探究你为何要对我动手，也不想和你动手。”

我淡淡地道：“回哪里去？”

公子樱默然了一会，道：“柠真很为你担心。若不是我把她强行关在碧落赋，她会不顾一切地冲出来找你。你也清楚，现在外面有多危险。”

他落寞地笑了笑：“这么多年，她还是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我对他摇摇头，艰难地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有自己的路要走，柠真待在碧落赋，对谁都好。”

公子樱眼神转冷：“这就是你要对柠真说的话吗？”

“该说的，在我远赴鲲鹏山之前，我都已经对她说了。”我冷冷地对他道，“何况你真的希望我回去找柠真吗？你真的希望吗？”

公子樱握着刀的手骤然抓紧，青筋暴露，指甲刮过刀柄的声音轻微又刺耳。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下意识地避开我的目光，又迎上来，“柠真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照顾她，从未让她受过一点委屈。她就像我的，我的……妹妹。”

公子樱沉默了一会，手慢慢松开刀柄，面部没有丝毫表情，声音麻木得像无

调呻吟的琴弦：“我会尽力满足她的愿望，包括她……想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去碧落赋，我可以保证，北境绝对没有人能够动你，哪怕是楚度。”

说完这些话，他目光空洞，仿佛只剩下一个空洞洞的躯壳。

赤芒一闪，我纵身扑上，抓住对方心神不宁的机会，枪尖直刺公子樱的咽喉。

“林飞，先让我好好过把瘾，别动其他的招！”螭兴奋地大吼。

一点黛眉刀倏然跳出，准确截住螭枪，溅起一蓬光彩夺目的碧光赤焰。

“这算施舍吗？你来保护我？哈哈！”我冷笑着抽枪身，幻出重重赤影，向公子樱罩去。“今天的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动的！”

一点黛眉刀于漫天枪影中找到螭枪，刀光一卷，绞住螭枪飞速旋转，刀的清鸣和螭的咆哮纠缠不绝。

“林飞，我良言相劝，你为何不知好歹？”公子樱反手一刀，将我连人带枪猛地拍远。

“收起你那套自以为是的情圣嘴脸吧，老子只觉得可笑！”我一边倒退，一边左臂撩过后背，将螭枪从腰侧向前甩出。这是螭枪某任主人的杀着——吞云吐焰。

螭枪化作一点光焰，以惊人的速度冲向公子樱。看似枪走直线，实际波浪般地跳跃前进，令人无从捉摸。

“柠真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有大把的时间在外面好勇斗狠，就没有时间去看一看她？”公子樱眼中闪过一丝怒意，挥刀虚斩数下，身前的空间层层错开，螭枪仿佛陷入一个个弯曲迂回的迷宫，始终无法逼近公子樱。

“长痛不如短痛，拖泥带水有什么用？想要就去拿，你畏畏缩缩地在怕什么？不敢说吗？”我腰腹一挺，倒退的身子倏然前弹，探臂抓住枪尾，发力横扫，翻滚的气浪震得错落的空间不断抖动渗裂。枪身霎时化扫为撩，从裂开的空隙中钻出，毒蛇般刺向公子樱。

“叮！”一点黛眉刀犹如嵌入毒蛇七寸的钉子，及时切中枪身力道最弱的一点，螭枪软软垂下，被透入的刀劲打得向下坠落。我心念一动，螭枪倒飞而回，在身前洒出一片绚丽光幕。

“我不敢说什么？”公子樱脸色微变，一点黛眉刀劈碎光幕，凛冽的刀势遥遥将我锁住。

“说你喜欢她，说你爱甘柠真！说出来有那么难吗？你到底在怕什么？”我厉吼着扑上去，强行挣出刀势，螭枪发出一连串怒潮般的攻势。

公子樱显然心神大乱，刀光左支右挡，竟然被我逼得不断后退。

“我不会再见她了，你到底明不明白？被认定魔主的我没有退路，身为妖怪的鸠丹媚没有退路，门派毁灭的海姬也没有退路。可是甘柠真不一样啊！”我像是要把心中的郁结尽数发泄，不断怒吼，千万点枪尖颤动，倏然万流归海，汇聚成一道炽烈燃烧的惊鸿，狠狠击中一点黛眉刀。

枪尖刀锋互抵，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摩擦声。

我和公子樱四目死死相对，翻腾涌动的气浪掀得我们长发向后激扬，衣衫猎猎响动。

对峙许久，我们都没有动，整个世界的暴雨也不能撕开窒息般的沉默。

又过了很久，公子樱的嘴唇微微抖动。

“我，我喜欢柠真。”他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声音遥远得像是从另一个宇宙传来，“可那是不行的。你明不明白，那是不行的。这个世上，除了她死去的娘亲，只有你，只有你可以让她笑得最好。”

“我也会让她哭得最痛！”我气贯螭枪，枪尖猛烈滑过刀尖，光焰迸射，烈焰熊熊的枪身和刀锋交错，我和公子樱倏地贴近，两人的面孔相距不过一尺。

挣扎不过一尺，痛苦不过一尺，爱恨不过一尺。

整个世界的暴雨在这一刻打落下来，不过一尺。我可以清晰看见，公子樱凄凉如坟的眼睛，埋在坟下的悲伤深得望不到底。

这个世上，总会有一个人，让你笑得最好，哭得最痛。

泪水从我的眼里无声滑落。

枪身猛然震开刀身，又再次交击，光芒在彼此的瞳孔中闪耀。

“为什么？”他问。

“因为我爱的，她给不了。”我嘶声回答。

“她能给你的，我却要不到。”公子樱笑了，笑得就像在哭，一点黛眉刀一寸寸将螭枪推开，尖锐的刀光逼近我的脖颈，照亮了颈上的毛发。

“至少你能给她的比我多。”枪身传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刀气，我艰难地向后一寸寸退去，心如刀绞。

柠真努力伸过来的手，我只能一步步后退，直到另一只手将它握住。

这是我的选择。

刀绞过的心会更坚硬，即便来日战死，我也会颜带笑容，心中无憾。

“所以，该回碧落赋的人是你。你和吉祥天斗个屁啊！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蹬魔刹天这趟浑水！”我枪势陡变，枪尾突兀翘起，顺着刀势反敲公子樱头顶。

“你懂个屁啊！”公子樱狂吼挥刀，衣衫凌乱。这一刻，他不再是丰神绝秀、温文尔雅的贵公子，而是一头鬃毛倒竖的疯狂雄狮。

“北境坏了！一旦破灭成空，除了知微或能逃过，其他人都要死！所有的生命都会灭绝！天地会在空灭的时候吸光所有的生命力，开始新一轮重生！”公子樱一刀将我震飞，身形疾闪而至，刀光掀起无穷碧涛，化作咆哮暴涨的海啸卷向我。

“柠真也会死，她会死啊！你只想自己，有没有为她想过？我必须找到自在天，哪怕清虚天全死光了，我也必须在北境破灭前找到自在天！”他一刀接一刀，逼得我踉跄后退，脏腑震荡不休。

“所以你就和楚度联手？你替他领兵，而他去了吉祥天，去找那个八字没有一撇的自在天？”我喷出一股血沫，被刀气震得远远抛飞，沿着山势一路向下跌落。

公子樱神色一厉：“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他伫立峰顶，冷冷地俯视着我，表情越来越难看。

“是你！”一点黛眉刀剧烈颤动，映得公子樱双眼犹如碧幽幽的鬼火燃烧。

“原来进入我梦境的人是你。”

“就算我说不是，你也不会相信。我还是爽快点承认好了。”

螭枪在头顶抡出一个个流畅的圆，将刀气的余波顺着圆甩出去，在我四周炸开一道道气浪。“是我，当然是我。不过也离不开夜流冰的帮忙，入梦毕竟是他的天赋。”

“想必你早就盯上了他。”公子樱眼角轻轻抽搐，仿佛碧绿的火光迸射出

来。

“你不用摆出这么夸张的表情。”我脚后跟抵住一块凸起的岩石，稳住身形，毫无退缩地迎着公子樱的目光，“其实魔刹天的妖王心里都清楚，谁才是真正的魔主。他们做一些两边讨好的事再正常不过了。”

“何必弄这种挑拨离间的小花招？龙眼雀或许会和你暗中勾结，阿凡提、碧潮戈或许也会，但夜流冰绝无背叛楚度的可能。”公子樱缓缓摇头，眼神的厉焰越烧越烈，声音却越来越冷，像随时会冻裂开。“对夜流冰而言，楚度是他最完美的梦。而你只是一个丑陋的真相。”

“其实我倒觉得，梦比真相更丑陋。因为它连自己都要欺骗。遇上楚度，是夜流冰最大的不幸。”我的心绪渐渐冷静下来。今次几番交手，公子樱不再像过去般全力压上，他在尽量避免硬拼，他的伤势不能再加重了，否则北上澜沧江时只会被对手乘虚而入。

但眼下又有不同，身为魂器的秘密被我窥破，难保他会不惜一切将我斩杀。

激怒公子樱虽然能扰乱他的心智，令圆满的道境出现缺陷，但同样会令对方生出不死不休的疯狂，大违我拖延战术的本意。

我必须忽软忽硬，掌握其中分寸，甚至要说几句好话缓和一下局势。

公子樱从崖顶一步步走下来：“你究竟知道多少？”

“我想知道的，都知道了，不想知道的也知道了。”我螭枪上挑，枪尖跟着他不断移动。“不过你大可以放宽心，不该说的，我不会跟吉祥天多嘴。这是因为柠真，你我都要为柠真考虑。”我的目光移到一点黛眉刀上，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刀光猛地波动了一下，惊怖的杀气霎时绞碎了两旁的林木，碎叶像锋利的刀片把雨幕割成了一截截。

双方仿佛一下子远隔了无数重透明的帘子，连公子樱脸上扭曲的神情都变得有些恍惚。

“你想怎样？”公子樱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困在密云里的闷雷，烦躁不安地滚动。他的衣衫业已湿透，湿漉漉的发束贴在额头上，水珠不停地往下滴落。

“你可以和楚度合作，当然也可以和我合作。只要你回碧落赋，撤走清虚天的人，让吉祥天和魔刹天拼个你死我活，你便可以从容收拾残局，我们再联手对

付吉祥天。”

“凭你和我就想对付吉祥天，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公子樱发出刺耳的冷笑，沿途的岩石随着笑声块块崩裂，“吉祥天司职天地平衡，掌控众生兴衰，它就是天道的一角！那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谁也不清楚这么多年，吉祥天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埋了多少后手。”

我心中一动：“楚度潜入吉祥天，一来是为了查找自在天的线索，二来是想摸清吉祥天的底牌？”

公子樱微微颌首：“吉祥天重兵布阵红尘天，给了我们最好的机会。”

我沉声道：“有一点我不明白，天刑和梵摩岂会甘心被天道束缚？如果自在天真和吉祥天有关，他们难道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公子樱哼道：“你想一想天刑、梵摩的法术路子便会清楚，他们走的都是代天掌控的道。一旦功成，化身为北境法则，成为天道运转的一部分，自在天对他们有害无益。”

我沉吟道：“只要北境维持平衡，他们的道便能不断进步，若能转化成天道的一部分，即使天地破灭，也能随着北境重生，成为永生不灭的存在。”

“道不同，决定了我们和吉祥天绝无和平妥协的可能。你以为我们只是和天刑他们交锋？我们是在和天道交锋，和捆绑所有生灵的枷锁交锋！”公子樱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你这个魔主，只不过是天道加在楚度脖子上的一根绳索罢了。你存在，是因为楚度存在。”

“这不可能！”我耳朵嗡的一声，仿佛被霹雳震聋了，我失态地吼起来，“不可能！你弄反了！沙罗铁树为魔主盛开！因为我存在，所以楚度才存在！”

公子樱发出近似怜悯的叹息：“短短数年，你实力突飞猛进，走完了别人数千年也走不完的路，你不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吗？北境有的是雄心勃勃、意志坚定、天赋出众的人和妖，可又有几个能走到你这一步？没有天意的垂青，你和他们的结局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的心陡然一颤，龙蝶的脸在脑海中一闪而逝。但这让我更惊骇，更愤怒，更不甘！

一丝难以平息的恶念窜入我的心头。

神识突然动荡，仿佛掀起呼啸的龙卷风，一头七情怪物露出模模糊糊的轮

廓，与我的咆哮声隐隐相合。

“我不信，我不信！老子的实力是拿命一次次拼回来的，不是什么狗屁老天施舍的！我不信！我不信魔主的存在只是为了沙罗铁树！你弄反了！你是要故意动摇我的道心！”

我疯狂地挥舞螭枪，赤红的光焰怒吼着向四周激射，草木陷入了熊熊火海：“你们要我为龙蝶而存在，要我为楚度而存在，要我为柠真而存在！这不公平！不公平！”

呐喊声像一头穷途末路的困兽，在雨幕中横冲直撞。

“没什么公不公平，我只会选择和楚度合作。”公子樱断然道，“你大概不知道，你的魔主身份曝光，反倒令楚度心结尽去，打破了停滞不前的瓶颈。如今的楚度，已经不是当日鲲鹏山上的楚度了。”

我死死地抓紧螭枪，木然而立，滂沱雨水无情地把全身浇透，水线像一条条冰凉刺骨的鞭子，狠狠地抽在我身上。

神识内的龙卷风愈刮愈猛，七情怪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心中的恶念越来越强烈。

我只看到公子樱不停地对我摇头：“楚度很可能踏上了知微的巅峰，成为北境无数年来真正的第一。他是唯一可能击败吉祥天，闯出这个天地的人。”

“轰！”“恶”跃出神识，实质化成一道直冲天穹的龙卷风暴，将一片接一片的山石、草木、雨水卷起，碾成粉末。

“收起你这一套吧，说穿了，你不过是件欺软怕硬的魂器！”

“可我是我！就算生灵死绝，北境破灭，我只是我！”

“无论楚度多强，我也要将他击倒。如果要打破这个天，这个人也只能是我！”

“我只想为自己而存在！”

“哪怕牺牲一切！”

生死螺旋胎体在体内疯狂流转，弦线沿四方辐射，“恶”的龙卷风暴绕着我的身躯，咆哮着盘旋而上。

“哪怕牺牲一切！”我慢慢举起螭枪，冷冷指向公子樱。

“你真是冥顽不灵！”公子樱愤怒的声音回荡在群山间。

“冥顽不灵的是你和楚度！是你们让北境变‘坏’，是你们让生灵涂炭！你们亲手破坏这一切又把自己的破坏吹嘘成拯救，把别人的拯救指控成破坏！还要美其名为‘道’，我看是强盗的‘盗’才对！”我猛然一抖螭枪，枪尖锁定公子樱的一瞬间，“恶”裹挟着我，扑到公子樱跟前，速度快得无以复加。

“你只是在为自己的私欲找借口。”碧光自公子樱胸前绽开，一点黛眉刀仿佛早就等候在那儿，精准无误地劈中枪尖。

“因为你们连借口都不用找吗？”

“当！”螭枪向旁荡开，刀光正欲从中切入，龙卷风暴带着我“呼啦”一转，打着旋绕至公子樱侧后方，吐出螭枪的一点艳芒。

公子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步伐飘忽前移，一点黛眉刀向后撩出。枪尖滑着刀锋而过，溅起一连串耀眼的火星。刀锋在摩擦中陡然生出几十股向前向后、或拉或推、锐钝各异的刀气，令螭枪一阵乱晃，几乎失控。

一点黛眉刀趁势摆脱螭枪，直挑上来。我不改前扑之势，弦线生出弦象迎击，神识内“哀”“喜”“惧”“欲”齐齐跃出，融入弦象。

电火交轰，雨涨雾漫，昏暗混沌与炫耀光芒交替攀升，四周一阵亮一阵黑，空中时而传出撕裂般的刺耳尖啸，时而发出震耳欲聋的霹雳巨响，弦象竟然演绎出天地末日般的令人恐怖的天象！

“砰！”公子樱连人带刀被弦象轰飞出去，翠绿的刀浪将他层层裹住，在空中不断变换方位，犹如怒海中跌宕翻滚的一叶孤舟。

这是我第一次将多种七情怪融入弦象，异变的威力彻底超出想象。情欲之道的力量像沸腾的血液，在一根根血管般的弦线内汹涌奔腾。弦线不停膨胀，疯狂振荡，仿佛随时会炸开。我忽然福至心灵，将最后的“恶”也融入弦象。

“轰隆”一声巨震，地动山摇，弦线不堪重负般炸开，弦象如绚烂烟花纷呈激射，一个难以言喻的神秘“天地”出现在我眼前，缓慢而清晰地破灭。

这不是我所在的北境天地，甚至不是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宇宙天地，但它又是确实确实的天地，可视，可闻，可触，可感。

我伫立其中，任由四周破灭。

天空正在燃烧，火光通红似血，一片片裂纹在吞吐的火焰中卷曲、剥离，像一幅幅烧焦的幕布落下来，露出背后深不可测的虚渊。

大地龟裂，被无边无际的黑色洪水淹没，洪水澎湃高涨，不断缩短和天空的距离。一缕缕阴晦的浓雾从裂壑里飘出，到处弥漫，像一个个绝望哭嚎的游荡鬼魂。

天和地之间，充斥着风的咆哮，震耳欲聋，无孔不入。一道道雄壮的风柱贯天穿地，像锁链旋转搅动，空间扭曲成一块块破碎的镜面，折射出无数条闪耀着蓝光的电蟒，恣意狂舞，钻进风暴深处的漩涡又呼啸着冲出。

在这天地崩毁的浩劫中，我显得如此渺小，但在这生灵灭绝的浩劫中，我又是如此独一无二。

这是我啊！

情欲之道伫立于天道，以人的体验，去体验超越人的存在。

这才是我啊！

七情六欲是一座连接的桥梁，从凡俗的我跨越向另一个本源的我！

这才是我要找的“我”啊！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洪水般冲刷而过，我像初生的婴儿般自然蜷曲身躯，环抱而卧，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

天空的火光在身侧投下了阴影，我扭头望去，阴影里闪动着龙蝶的身影。同样的泪流满面，同样的泪中含笑。

原来我们的脸，是那么相像。

没有过往的忌惮，没有纠结的敌意，我们久久相视，默契于心。

“不那么重要了吧？”龙蝶嘶哑的声音对我说。

我对他大笑着摇头，他也发出纵情的狂笑。

“不那么重要了吧？”我问龙蝶，四周的天地在我们眼中不断坍塌收缩，越缩越小，我们像一座奋力挣扎的孤岛。

“无论是谁。”他狂笑着向我伸出色彩斑斓的利爪。

“一定是我。”我伸手握住。

相握的手爪合成了一个点。

这个点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也是相知相惜的守护。我们从分裂的我而来，为了一个更高的我而去。

前世的恩怨随天地崩灭消散，留下的是今生的信念。

为了这样的信念，他离开了丁香愁，我放弃了甘柠真。